

鸟鸣如花颤春枝

李仙云

清晨,总会被窗外啾啾啾的鸟鸣声唤醒。那“百鸟颂春,众鸟齐鸣”的清脆婉转,叽喳欢快的鸣叫,仿佛顷刻为我的生命注入一种灵动与活力。那一刻我总是粲然一笑,满心愉悦,一种柔柔的情愫从心底最温暖处像涟漪般漾开。

前几日,经过湿地公园,看到树的枝桠间已露出点点嫩芽,鸟雀在枝头飞来跃去,几只白鸽扑棱着翅膀,悠然自在地轻落合欢树枝头,它们一会展翅欲飞,一会儿又引颈瞭望,那雪白的羽毛远看犹如挂在枝头的白玉兰。几只羽毛艳丽的鸟儿时在湖水间盘旋,时而栖落于湖岸边低矮的灌木丛,它们踢踏腾挪,嬉戏跳跃,

当它们在一丛黄灿灿的迎春花间翩跹时,犹如“蝶恋花”般妙曼多姿,那是一种勃勃见生机的初春之美。我突然就想起曾在书中看过的一段话:“我认定鸟是树木的花朵,千姿万态的花朵,常开常新的花朵,跳着舞蹈的花朵,唱着歌曲的花朵……”

庭院里,早春的太阳,牵扯着丝丝缕缕的金线,纯净而又透明;空气中,微尘漫舞,活泼而又不安,在光与影的叠合中,一切都是那样的明媚、温暖。一对燕子在檐下旁若无人地嬉戏,它们似一对情侣唧唧啾啾地细语缠绵,时而展翅齐飞,时而在院子里觅食窥探。我轻撒一把米粒,它们在谨小慎微的几番试探后,终于撒欢

儿啄食起来,憨态可爱,让人莞尔。往事也随之鲜活如昨,儿时,母亲在春阳暖暖的庭院里纳鞋底,燕子和喜鹊在枝头欢快鸣叫,真是“二月湖水清,家家春鸟鸣”。母亲动情道:“春天到了,燕子从南方又飞回来了,它们连喜鹊都引来了,喜鹊可是报喜鸟啊,老人们常说,门前喜鹊叫,好事要来到。”当年母亲那喜上眉梢的一幕,忆起如春阳般让我心儿暖暖情丝柔柔。

一直觉得大自然中,动物是最具灵性和能体察到四季微妙变化的,那“谁家新燕啄春泥”,这边又是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。那日在河岸边倚栏而望,一群野鸭在河中悠然嬉戏。突

然,几只体态丰腴而优雅的黄鹂翩然而至,它们张开羽翼在水面极速滑翔,稍顷,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水中叼起一条小鱼,又翩翩然飞到芦苇丛中享用去了。树林里,鸟鸣声不觉于耳,抬眸细寻,有翠鸟在枝头迎风啾啾,成群的麻雀在林间叽叽喳喳,它们呼朋引伴,抖得树枝乱颤,碧蓝的天空白云飘逸舒卷,它们似棉絮又宛若绫罗,不经意间从树的缝隙间仰望,真是鸟影云影入心,惊鸿如幻。

徜徉于公园林间,鸟鸣枝头,万物萌动,正如韩愈的名句“以鸟鸣春”,闻鸟鸣则知春已到。鸟儿是报春的使者,鸟鸣如花颤春枝,又是一年春好时。



芳姿素淡梨花香

陈华

道太源头,八仙山脚,峰峦汇聚,群山竞秀,漫山遍野的竹木似乎被冲洗过一样,一尘不染,绿得逼人。老家锦安村就镶嵌在这绿的世界里。

由于常年在外,老家的青山蓝天、宗祠古庙、老屋古井、果树花草、父老乡亲,总跟随着我的记忆在外辛苦奔波。然而,每次回到老家,又都是那么地来去匆匆。但不管时间多紧,绕村走走,是必不可少的,这次也不例外。

山村还是那样寂静,房屋参差,青瓦泥墙,瓦檐阶边,苔藓绒绒,古朴清幽。

唯有房前屋后、田头地角的一株梨株树,花儿盛开,芳姿素淡,香远益清,构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。这梨花却是我最熟悉、记忆最深的景物之一。因为,这梨树是父亲当年任村党支部书记时带领全村各家各户栽种的。那年头,我们村虽在大山之中,野生毛桃、杨梅、猕猴桃等到了果熟的季节,常常有的吃,但苹果、桔子等水果却几乎没有。记得小时候有一次,父亲从乡里开会带回一个苹果。母亲刚准备把苹果分成四份给我们在家的兄妹四人时,隔壁的两兄妹来了,母亲就把苹果一分为六,我们六个刚好拿到手上,一口就塞进嘴里。这时堂弟又来了,他看到我们有东西吃就哭着要,我母亲只好给他一个煮熟的土豆,才摆平了这件事。记得父亲当时就对堂弟说:别哭,咱们明年种。第二年,父亲就真的用集体资金买来一批苹果和梨树苗,分到各家栽种。也许气候条件原因,苹果在我们村不会结果,而梨树至今还开花结果。

“梨花淡白柳深青,柳絮飞时花满城。惆怅东栏一株雪,人生看得几清明。”苏东坡的《东栏梨花》抒发了诗人对春光易逝、人生短促的感叹和淡看人生的情怀,引发人们深思。是啊,人生短促。转眼间,父亲去世已经11年了,今年已是百岁。父亲从1949年任农会干部开始直到1978年因年老体弱退任,共担任村农会主任、村长、村支书30年。30年来,村里的每一点变化都有父亲的智慧和汗水。尤其是山林管理,热心造林,更是造福于村民。虽然,我们村有丰富的竹木资源,但我父亲对山林管理是非常严格的。全村各家户用木材,需写申请,说明用处,报大队审批。木材搬回家要大队验收后方可使用。这样,我村的竹木林一直没有乱砍滥伐。并且,每年收冬后和春耕前这段农闲时间,父亲就带领村民植树造林,村周边的荒山几乎全部都扦插了杉树,房前屋后种果树。桃子、梨子,村民早已享用,种植的杉树如今也已成林。

父亲勤勤恳恳、清清廉廉当“村官”,秉公办事,为人清白,似盛开的梨花,白得纯洁,白得透彻。

我驻足梨花树下,攀枝细赏,满树梨花,俏美纤秀,淡粉的花蕊,浅睡在白玉般的花瓣里。一朵朵素面朝天的,不炫耀枝头,不占尽风光,不与梅花争春,不与杏花斗艳,不像桃花逐水流,不像柳絮随风飘,它以独特的素淡芳姿,开放在春天里,为春增色。

忽然,一阵山风撩起一层薄雾,静静的梨花散发着不绝如缕的习习幽香。香气沁心,令人思绪翻滚,父亲在田间劳作的形象浮现在我的脑海。父亲一生生活在清寂僻远的山村,经历着诸多风雨和磨难,辛辛苦苦在田头地角,流干了勤劳的汗水,耗尽了毕生的心血,用凝重而厚实的感情抚慰着子女和乡亲,其品格与这梨花,又是何等的相像啊!

于是,我采撷一束洁白的梨花,放到父亲遗像前,作为我对父亲的百年祭奠。

梨花飘香,父亲永生!

春色满园杏花艳

徐国跃

辛丑暖春催花发。雨水时节,我们来到龙泉市下樟村,寻访800多年前叶绍翁的故居遗迹。

说到叶绍翁,脑子里很自然跳出的就是那脍炙人口的诗句:“春色满园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。”真是千古绝唱。

杏花是杏树之花,名由果实而来,植物学上与梅花、桃李同属蔷薇科李属落叶乔木。古代的诗人喜欢称“红杏”,比如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。其实杏花是白色的,它的花萼、花蕾才是红色的。杏花有变色的特点,含苞待放时,朵朵艳红,随着花瓣的伸展,色彩由浓渐渐转淡,到谢落时就成雪白一片。“道白非真白,言红不若

红,请君红白外,别眼看天工。”这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《咏杏五绝》,他对杏花的观察细致入微。

在长江以南,杏花是雨水时节的花信使,因此人们也称早春二月为“杏月”。比如汉代农谚“二月昏,参星夕,杏花盛,桑叶白”。二月的江南,春寒料峭雨霏霏,适逢杏花绽放,引发文人“杏花春雨”的婉约情怀,古诗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明朝深巷卖花声”“客子光阴诗卷里,杏花消息雨声中”,都说明杏花与春雨的“黄金搭配”。

当然,杜牧的《清明》更是家喻户晓,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? 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不过,《清明》所指已是长江以北

的物候景象了。确实,杏原产中国,北方更多,野生杏林在北方漫山遍野,景色异常壮丽,像新疆伊犁的杏花沟绵延上万亩,每年的4月成为国人赏花游的“网红打卡地”,“华夏东极”佳木斯市还将杏花选为市花呢。

中国文人喜欢杏花,是因为它在早春盛开,象征烂漫春光,其中最诗情画意的景观是“临水倒影”“墙头红艳”。唐代诗人吴融在《途中见杏花》诗中起笔就写“一枝红艳出墙头”。这个品题风靡了诗坛,之后宋代诗人陆游《马上作》写道“杨柳不遮春色断,一枝红杏出墙头”,再后来,南宋中期的诗人叶绍翁写出《游园不值》:“应怜屐齿印苍苔,小扣柴扉久

不开。春色满园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。”诗人正当扫兴之时,忽见墙上一枝红杏探伸出来,于是快意地想道:啊!满园的春色已经溢出墙外,任你主人把园门闭得再紧,也关它不住!诗句赞美蓬勃的生机无法阻挡,但是,后来读者更赋予生活的哲理:新生事物一定会冲破重重困难,脱颖而出。这两句诗也便获得了新的生命,千古流传。

至于这种发挥是否符合诗人的原意,那并不重要,因为诗歌欣赏也是一种艺术创造。当然,“红杏出墙”,这个大自然中原本十分美妙的意象,演变成现在的贬义词,恐怕也是古代诗人们所始料不及的。

早来的花和迟到的花

庞济楠

在我们山里,春天有两种花引人注目:一种,油菜花;另一种,映山红。

油菜花来得早,立春一过,田野里就星星点点地黄了。不早不行啊,初夏,人们就要吃新榨的油,花若不早,哪有菜籽用。无惧春寒,早早开花,像不像早起干活的农民?这花,不择地,屋边开,荒坡也开,河谷开,高山还是开。一开一大片,不管不顾地黄着。若是出太阳的天气,这花被阳光照着,更是黄得厉害。不能久看,会晃疼眼睛。就好像,那是数不清的黄金被锤揲成了薄薄的金片,一起在太阳下绽放光芒。人家的瓦房被黄色环绕着,再清贫的日子似乎都有了想头。

老家的山,大致分两种。一种是顶部相对平坦的陡山,一种是陂陀起伏的斜山。陡山上的油菜花,在山下是看不到的,必须要曲曲折折地爬上山,瞳孔一亮,嚯,藏了好大一坩子的金子!斜山上的油菜花呢,过路人就容易知道了。真的知道吗,那也未必。看斜山的油菜花,顶好是站在它对面的高坡看。看呐,从河边到山顶,几公里长的大斜坡,层层叠叠的梯田,全是黄灿灿的颜色。好像是油菜花从河边向上冲刺,顺着台阶一样的梯田一口气冲上山顶。或者可以换一种说法,它太浓、太满,山顶关不住,一下子突围出来,倾泻而下,染黄了整座山。再说映山红。这花就不愿意赶

早,一定要油菜花把黄色的背景布置妥当,它才姗姗而来。来就来吧,却又择地。平坦的地方,不去,低洼的地方,不去,屋边田角,还是不去,不来则已,一来就往悬崖陡坡上站。不是零零星星地,而是成群结队地站,这一站,那块地方就红艳艳、热腾腾、亮堂堂的,要多精神有多精神。

它倒是精神,我们却有点着急。那红就像在高处喊我们,喊我们去那里放牛、割草、打柴。偏又多雨,细细碎碎、缠缠绵绵地下,去不得啊。总算天晴,一路攀呀,爬呀,笑呀,闹呀,我们簇拥着快乐上了山。不用说,先要摘几朵吃,酸酸的,甜甜的,就是春天的感觉。没吃过映山红,春天好像

也就不圆满。这时,在草坡上打打滚,翻翻跟头,扭扭嬉闹,真不错。或者,什么都不做,光近距离看看那一团团的红色,就让人喜气洋洋。累了,躺在映山红旁边吹吹风,晒晒太阳,近处牛铃叮叮咚咚,山下鸡大声相应,人就有点昏昏欲睡。归去,女孩子簪几朵映山红在头上闪耀,男孩子折一枝映山红在手上挥舞,我们把红色的喜气带回村了。

两种花,说完了。哎哎,你们山里就没其他花了?其他花,当然是有的,不过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两种了。油菜花,和生活有关;映山红,没啥用处,就是看着舒服。这就满好的,还能要求什么!

社 粿

吴彩云

每年农历二月,春分节气前后两三天,是春社节。传统节日少不了美食,春社节的主食是社粿。到了这一天,庆元家家户户都要挞社粿到社殿敬“土地神”和“五谷神”,祈求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。

花香四溢如诗如画的春天,春意盎然,生气勃勃。社曲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,嫩嫩的,绿绿的。田野里,瞧去一大片一大片。

社曲草是社粿的主要原料。药书上记载:社曲别名白背鼠曲草、神仙眼睛草、天青地白草、野清明草,一年生草本。春天采嫩叶浸洗干净用沸水焯熟加油盐调拌食用,夏季开花后采全草晒干可当药,能清热明目,平喘定咳,补脾祛湿,解毒利尿。鲜草外敷可治毒蛇咬伤和跌打损伤。它的功能用处这么多,可我最爱春碎调米浆挞社粿,也可剁碎调面糊烙成

饼。

小时候母亲挞社粿,我打下手。我第一次独立操作挞社粿,正在读初中,小弟守全读小学四年级。那年,爸爸的菇寮回来个伙计,刚好碰上春社节,我就多量了几斗米挞社粿,好让他带到菇寮给爸妈们吃。

当天晚上,我把提前准备好的“山岭碱灰”用沸水冲淋,冷却沉淀无灰渣,把碱水倒出来。按照糙米1斗、糯米1升的配比,把米淘洗干净,放到碱水里泡一晚,然后把白天摘来的社曲浸洗干净春好。第二天天还没亮,我和弟弟早早起床,选了上好的青菜叶清洗切碎成米粒大小,倒在泡得透彻的碱米中搅拌均匀,准备磨米。那时没有电磨,是纯手工一勺一勺舀到石磨上磨,耗时耗精力。在没有大人的帮助下,我和弟弟斗米整整磨了一上午才得以完工。磨好的

米浆白中带绿,绿中有白,像极了白玉翡翠。接着在米浆中调适量盐和地瓜粉待用,盐是为了增加口味,地瓜粉是为了增加韧劲,让社粿的口感更滑嫩。

下一步,取温水泡好的香菇切丁,切点肉末、葱蒜,把柴火灶大铁锅烧热,下肥肉丁炒出油,爆香葱蒜下肉末和香菇丁炒熟出锅,舀出一部分米浆和刚炒的肉末辅料调好。锅洗净后烧热,取块肥肉当油刷,来回擦拭铁锅,让油吃透铁锅防粘锅。舀2勺米浆倒锅里,摊成厚薄均匀的大圆饼,盖锅盖焖一会,看见白色米浆由白变绿,铲子翻面,直至两面都煎成翠色如玉就可出锅。刚出锅的社粿真有“一箸入口,三春不忘”美誉,那一张张油光透亮翠色欲滴香气扑鼻的社粿,色香味俱全,食之脆嫩爽糯,唇齿留香。

等挞完肉末香菇社粿、社曲社粿、纯米浆社粿后,切点肥肉当油,再切点瘦肉片、香菇片、新鲜春笋,切点油菜杆、土豆条,还有小葱大蒜姜丝,将洗容器米浆水熬煮一大锅喷香浓稠适度的社粿羹汤。每家做社粿羹汤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,食材都相似,味道却不尽相同。社粿羹温胃润肠,鲜美甘淳,叫上左邻右舍一起来品评,味道更美。做美食要很用心,必须真材实料去杂选优才能施展厨艺,而最好的赞誉就是大锅羹汤点滴不剩。喝着羹汤配着回锅煎的碧绿碧绿的社粿,脆爽滑嫩得让你停不下口。

社粿,是在我们外闯荡多年的游子日思夜想的味觉乡愁。一切思乡情绪,都能在这里得到最温暖最妥帖的安放。

